

美总统权力交接的风风雨雨

当地时间1月20日,美国总统交接总算尘埃落定。回顾特朗普与拜登前后两任美国总统在此期间发生的各种“故事”,其实在美国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先例。

罗斯福与胡佛:反目成仇四个月

特朗普与拜登在总统交接期间惹出的诸多风波,让美国媒体想起当年胡佛与罗斯福的那次总统交接。同样是在任总统备受指责,同样是前后两任总统反目成仇,但胡佛比特朗普更惨的遭遇是,他成为“跛脚总统”的时间长了两个月。

1932年11月,主打振兴经济纲领的罗斯福以472票对59票的压倒优势击败在任总统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任总统。但根据当时的美国宪法,总统交接要等到1933年3月。这种传统来源于美国建国初期,当时交通不便,新当选总统往往需要几个月时间从家乡前往华盛顿,并顺路向沿途民众宣讲自己的新政策。但对于胡佛来说,这是非常难堪的过渡时期。

早在1932年总统大选之前,胡佛政府面对经济危机却放任不管的政策导致民怨四起,民众纷纷将大萧条的原因归结于他。人们把用破铁罐、纸板和粗麻布搭起的棚户叫作“胡佛屋”,失业者手里提着装破烂的口袋叫作“胡佛袋”,露天过夜的人用旧报纸裹着取暖叫“胡佛毯”……但就像特朗普在全美疫情大暴发之际却坚持宣称“新冠疫情正在消失”一样,胡佛在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时,却宣称“经济形势在好转”。美国作家埃里克·劳赫威在《冬季战争》一书中写道:“在那段时间(从罗斯福胜选到接任总统)里,胡佛试图说服罗斯福放弃新政,他确信这只会导致灾难。”这种主张显然无法得到罗斯福的认同,两人的矛盾迅速激化了。

早在竞选期间,罗斯福与胡佛就展开过激烈的人身攻击:罗斯福公开咒骂胡佛是“肥胖、怯懦的阉鸡”,胡佛则形容罗斯福是“披着毛毯的变色蜥蜴”。按照美国政治惯例,总统竞选结束后,两人至少应该恢复表面的友好,以共同应对漫长的总统权力交接。刚开始时,罗斯福与胡佛也试图弥合关系。罗斯福刚当选总统不久,两人就达成协议,同意组成外债委员会,处理美国对欧战争借款问题。但胡佛习惯以“过来人”身份说教,他曾告诉身边的顾问,自己是在“教育一个非常无知的人”。

这种态度显然让罗斯福非常不满,何况在处理美国经济危机问题上,两人观点全然相左。《纽约时报》描述称,外界得到的印象是,这种两人“先天就无法相互理解”。

随着双方矛盾的激化,罗斯福多次拒绝胡佛提出的“共商国是”,并在接任总统之前就推出自己的应急财政经济计划的提议。虽然胡佛仍是美国总统,但他提出的每个经济政策几乎都遭到罗斯福的否定。这种明目张胆的公开打脸,让胡佛的“跛脚总统”窘境显露无遗,他私下称罗斯福为“疯子”。

罗斯福与胡佛的冲突一直持续到总统就职典礼的前一天。3月3日,胡佛邀请罗斯福及其家人在白宫喝下午茶。但这场私人聚会进行得非常糟糕。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告诉美国媒体,她通过敞开的门听到罗斯福与胡佛之间的冲突。罗斯福要求胡佛同意暂时关闭该国银行,以防止恐慌性提款。但胡佛对此严词拒绝。罗斯福愤怒地指责说:“如果您没有胆量做这个决定,我会等到我担任总统后再做。”聚会结束时,罗斯福直白地告诉胡佛,他感到没有必要再接胡佛的电话。胡佛则强硬地回答称:“只要我还在华盛顿,您就会明白美国总统不可能找不到人。”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与胡佛一起乘坐敞篷车从白宫前往美国国会大厦参加就职庆典。当天天气阴冷潮湿,两人都戴着精致的黑色礼帽,穿上厚厚的黑色外套,甚至共用一条毛毯铺在腿上御寒。表面上他们和蔼可亲,彬彬有礼,但美国媒体注意到,除了上车时象征性地握了一下手,两人在车上再无任何交流。胡佛大多数时候冰冷地盯着前方,罗斯福则半侧着身,挥舞礼帽向宾夕法尼亚大街旁的人群致意。在后续的交接过程和最终的新总统宣誓就职仪式期间,两人始终相互无言,目不直视。

罗斯福在10万人面前的就职演说中,说出那句应对大萧条的名言:“我们唯一要担心的就是恐惧本身。”他上台后迅速下令暂停银行业务,颁布《1933年银行法》以加强对银行业的政府监管,并大力推行“新政”,逐步将美国拉出经济危机的泥潭。

值得一提的是,胡佛长达4个月的“跛脚总统”状态让罗斯福也心生畏惧。在他的推动下,当年美国国会就通过第20条宪法修正案,将美国总统交接时间提前到1月20日。

胡佛离开白宫后,成为罗斯福经济政策的批评者。他警告说“新政”带有“极权政府的气味”。而罗斯福干脆眼不见为净,实际上禁止了胡佛涉足白宫。直到罗斯福于1945年病逝后,接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才在1947年任命胡佛担任“政府行政部门组织委员会”

主席,负责精简二战后的美国政府,让这名前总统总算找回些面子。

“午夜条例”成卡特“政治遗产”

在卸任前的最后时刻,特朗普还想用他的总统权力给拜登“埋雷”。特朗普1月18日刚宣布要解除对英国与巴西等国的旅行禁令,就被拜登团队给否了。美国总统卸任前紧急通过的大批法令被称为“午夜条例”,这种恶习始于卡特政府

的最后执政时期。当卡特与里根举行“过渡时期”会晤时,他们把1980年竞选期间对彼此显示的敌意带进白宫。卡特曾在电视广告上宣称把核武器按钮交给里根是不可靠的,里根则指责卡特令美国人灰心丧气。两人在白宫的对话开始时就

很糟糕。卡特企图把其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知识“传授”给里根,但里根坐在那里毫无反应,既不答话也不做任何笔记。作为报复,卡特在其总统任期最后几周内签发了一连串法案,累计超过1万页。它们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从动植物保护条例、汽车碰撞测试规定直到最低工资标准。这些饱受争议的法案被称为“午夜条例”。美国舆论认为,在总统即将卸任的“午夜时刻”,诸如联邦贸易委员会等独立机构通常不会对这些法案进行严格审查,这成为卡特政府可以钻的空子。在诸多利益团体的游说下,大量还处于草稿阶段的法案未经完善就匆忙得到批准并获得总统签名。

但笑到最后的还是里根。他上台就宣布冻结联邦法规60天。1981年3月,时任副总统布什还宣布,将终止或无限期推迟卡特政府172个“午夜条例”中的36个。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国会审查法案》,允许总统审查并推翻“午夜条例”。但这个恶习仍然延续开来,后来的几乎每任总统在任期的最后都开始疯狂批准“午夜条例”,例如克林顿通过的“午夜条例”超过2.6万页。据称,拜登已经明确表示,将在1月20日上任后发布监管冻结备忘录,终止或延迟特朗普政府制定的“午夜条例”。

尼克松离职前就扔下“核手提箱”

由于特朗普执意不参加拜登的总统就职仪式,五角大楼被迫为处置关系美国核武安危的“核手提箱”控制权而发愁。不过在此前的美国总统交接过程中,“核手提箱”脱离美国总统控制的情况已有先例。

美国“核手提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私下里认为,核武器仅能用于威慑,“相对而坐的

两个人(指美苏领导人)就能决定地球文明的结束真是太疯狂了”。他还担心美国军方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在总统不知情或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发射核武器,因此要求利用“核手提箱”,将核武器的发射权完全掌握在总统手里。通常“核手提箱”是一个黑色皮包,重约20公斤,由美国总统身边的一名专职军人时刻携带。

但肯尼迪没有想到的,“核手提箱”的安全很快就因他的遇刺身亡而陷入总统权力交接带来的考验。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迪利广场遭枪击身亡。按照美国宪法规定,副总统约翰逊自动接任总统,“核手提箱”也应该第一时间转移到他的手里。如果约翰逊在肯尼迪死后的几分钟内无法赶到现场接管“核手提箱”,美国核武器的控制将出现权力真空。在古巴导弹危机刚刚解除之际,这是美国上下都难以接受的。幸运的是,当时约翰逊就在总统车队中。他在返回华盛顿的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宣誓就职,并正式接管“核手提箱”。

总统就职仪式带来的“核手提箱”安全考验发生在尼克松的卸任之际。1974年8月9日,尼克松最后一次以美国三军总司令身份离开白宫,乘坐呼号“空军一号”的波音707总统专机离开华盛顿。当天下午,福特在白宫宣誓就任新的美国总统,专机飞行员通过空中交通管制广播,将飞机呼号从“空军一号”更改为SAM27000(SAM是美国空军缩写代码,意为“特殊空中任务”)。

然而在登上这架专机之前,尼克松就已经放弃了他对美国核武库的控制。当天早上,他并没有将“核手提箱”带上专机。在尼克松离开华盛顿和福特上任之间的这段时间里,美国核武库的控制权短暂地由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负责。

原来当时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遭到国会弹劾后,情绪非常不稳定。原本他就习惯酗酒,曾因为喝醉而无法及时与英国首相讨论中东战争问题。在决定辞职前的几个月内,尼克松的酗酒情况更加严重,并表现出明显的抑郁症倾向。施莱辛格指出,这名看上去情绪低落且大量饮酒的总统可能会在冲动中打开“核手提箱”,下达毁灭世界的指令。为此他与基辛格曾反复叮嘱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注意“核手提箱”的安全。尼克松也对自己的情况心知肚明,为防止在正式离开白宫时再生波折,他将“核手提箱”留下,由军方和白宫幕僚将它转交给即将上任的总统。

据《环球时报》

美国国会大厦,多灾多难200年



特朗普支持者攻占美国国会大厦的场景震惊全世界。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治斗争中最激烈的场面之一,但远非美国国会大厦首次遭到暴力威胁。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上,国会大厦曾经不止一次遭遇过各种袭击。

1814:英军报复之火

1812年,美国抓住欧洲陷入拿破仑战争的机会,发动入侵加拿大的战争。当时,英国深陷欧洲战场无法提供给加拿大有力支持,美国很快攻入加拿大,甚至一度攻占首府多伦多,放火烧毁当地议会与民房,抢走执政权杖,最重要的是还带走了英国在加拿大的标志——金狮子。

狮子可是大英帝国的图腾,英国皇家徽章上就采用金狮子和独角兽的图案,是可忍孰不可忍!没过两年,英军在莱比锡战役终结了拿破仑百战百胜的神话。腾出手来的英国人,在1814年发动了对美国的反攻。

在当年8月为阻止英军向华盛顿推进而爆发的布莱登斯堡之战中,8000名美国民兵硬是没打过2000人的英国远征军。美军四下溃散,一场团级规模战斗的失败,就此决定美国首都的命运。

1814年8月24日,满怀复仇情绪的英国军队占领了华盛顿。为报复美军先前在多伦多抢劫放火的行为,英军指挥官对英国皇家

工兵团下令,焚毁美国首都的公共建筑,包括美国总统大厦(那时候还不叫白宫)、国会大厦、财政部和船坞等,都在焚毁之列。

国会是从南侧被点燃的。杰弗逊总统退隐时曾把自己的3000册图书捐赠给国会,并建立了图书馆,如今它们成为最好的助燃物,烈焰冲天,火灾很快就发展到了国会大厦北侧。好在英军对华盛顿的占领只持续了26个小时,两天后,一场暴雨阻止了国会大厦的彻底毁灭。大火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被烧的华盛顿建筑很多没有倒塌,经评估后认为修复比新建要便宜得多。总统麦迪逊返回华盛顿,很快便拨款50万美元,重修国会大厦等建筑。

1814年这场大火,是美国自独立以来至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首都被占领,而且国会大厦等主要建筑惨遭焚毁。在英国人的心里,历史的这一页也没有翻过去。2014年英国驻美大使还举办了一个“庆祝火烧白宫200年”的活动,并称目的是“纪念英美两国200年的和平友谊”。这一番神逻辑自然引来了不少美国网友的白眼。

1954:国会大厦的枪声

1954年3月1日,4名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策划并实施了美国国会大厦枪击案。领导这次袭击的,是波多黎各一名女裁缝洛丽塔·勒布朗。波多黎各是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自治邦,距离迈阿密大约1000英里。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时,美国控制这里,并镇压了波多黎各民族解放运动。1937年,波多黎各庞塞市举行争取独立的示威游行群众,那一年洛丽塔刚刚18岁,她亲眼看见美军对游行群众的大屠杀,仇恨的种子因此深深埋下。

愤怒的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诉求非常直

白,他们要求波多黎各独立。因为波多黎各人虽然是美国公民身份,但不能投票选举总统,也不能推举在国会中有投票权的代表。1950年,美军再次武力镇压了当地民众的独立运动。彻底对美国失望的部分激进分子决定对美国国会大厦这个标榜“自由和正义”的地方发动袭击。他们以访客名义混进国会众议院,随后扬起波多黎各旗帜,高喊“自由波多黎各”,并向议员们连开了大约30枪,造成5名国会议员受伤。洛丽塔·勒布朗被捕时高喊:“我不是来杀人的,我是来为波多黎各而死的!”

在这起枪击案中,4名波多黎各枪手被判入狱,其中勒布朗被判判处50年徒刑,而其余3名男子则因谋杀未遂和其他指控,被判判处75年监禁。1977年,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为了弥合矛盾,为他们4人减了一次刑,并在1979年赦免了另外3名从犯。

枪击案的最后一名成员米兰达于2020年3月去世。他终其一生为波多黎各的独立而奋斗。2016年他对记者说:“62年后,我不后悔。”

爆炸、枪击和斗殴不断

美国国会大厦遭遇的危机远不止这些。在200多年的历史上,围绕它的爆炸、枪击事件足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其内部也不乏议员之间的激烈斗殴。

国会大厦见证了美国历史上首次有人企图暗杀总统。1835年,时任总统杰克逊参加完一名国会议员葬礼,打算从国会大厦离开时,英国移民、失业油漆工理查德·劳伦斯突然冲他开枪,幸运的是攻击者的手枪突然哑火,当他又用第2把手枪开火时,却没有击中目标,刺杀失败的袭击者,最终被周围人扑倒。

国会大厦内部也曾经上演过议员之间的“全武行”。1856年,废奴主义者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发表了一次批评奴隶制的演讲后,遭到

了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布鲁克斯的毒打。萨姆纳被打成重伤,直到3年后才完全康复,布鲁克斯因此引咎辞职。1860年,支持奴隶制的国会议员用手枪和棍子,威胁反对奴隶制的国会议员……据不完全统计,国会大厦先后见证了70多起议员之间的暴力斗殴事件。相比之下,今天的美国议员们已经没有什么“武德充沛”。

爆炸案也时常和国会大厦结缘。一战爆发的第二年,1915年7月4日,哈佛大学前德语教授埃里希·曼特(德裔),在美国会参议院接待室引爆了3根雷管,好在事发时已是午夜,当时周围没有人,并未造成伤亡。他后来解释称,尽管当时美国官方对欧洲战场保持中立,但美国金融家暗地里援助英国,他对此感到难以控制的愤怒。

50多年后,1971年3月1日,“地下气象员”组织为抗议美国对老挝的轰炸,在国会参议院一楼洗手间引爆定时炸弹;1983年5月19日,一枚炸弹在参议院走廊爆炸,事后7名的“抵抗阴谋组织”成员被捕,他们声称是为反对美国在格林纳达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两次爆炸案都没有造成伤亡,但导致了数十万美元的损失。

美国国会大厦内外的枪击案,更是屡见不鲜。1998年,武装袭击者小拉塞尔·尤金·韦斯顿冲过美国国会大厦安检,冲向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德雷的办公室。他先后打死了2名国会警察。幸亏警员吉布森临死前拼死还击,打伤了韦斯顿,阻止了他继续行凶。

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攻陷国会大厦”标志着美国国内族群撕裂达到新的高峰。诚如美联社所言,这些大大小小的袭击事件,也在不断嘲讽着美国国会大厦众议院议事厅主席台上的题词——“联邦、正义、宽容、自由、和平”。

本报综合消息